

雅鲁藏布大峡谷
科学探险丛书

大峡谷冰川 考察记

世界最高山脉是这样耸立：
世界最深大河是这样奔流：
中国科学家是这样徒步穿越大峡谷：

张文敬 中科院成都山地
研究所 研究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RESS

雅鲁藏布大峡谷
科学探险丛书

大峡谷冰川 考察记

世界最高山脉是这样耸立：
世界最深大河是这样奔流：
中国科学家是这样徒步穿越大峡谷：

张文敬 中科院成都山地
研究所 研究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峡谷冰川考察记/张文敬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9(2011.1重印)

(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丛书)

ISBN 978—7—5334—2992—8

I. 大… II. 张… III.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冰川—科学考察—普及读物
IV. P343.7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854 号

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丛书

大峡谷冰川考察记

张文敬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西)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2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2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2992—8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自序

在过去的25年冰川考察生涯中，我先后20次赴西藏，其中14次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考察。那里的山峰，那里的河流，还有那莽莽的原始森林，银龙般的现代冰川，是多么地令我回味，令我无限留恋。更有那亲人一样的峡谷人，无论是生活在峡谷里的藏族人、门巴人还是珞巴人都曾给我和我的在峡谷中考察时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以无私的关爱和热情的帮助。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真诚地敬佩他们。

我当然也为自己而自豪，因为我为大峡谷作出过贡献；因为我也大峡谷科学研究探险考察群体中的一员，甚至是当之无愧的主要成员；因为我不仅是迄今为止大峡谷历次主要科学考察的参加者，而且更是历次大峡谷科学考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诸如杨逸畴、高登义的好朋友。

有人说科学考察是一种只顾事业不顾家的职业，话不虚。那么，我还想加一句，冰川科学考察则同时还是只有冬天没有夏天的职业。如果说其他专业的科学考察一般人都可胜任的话，那作为一位合格的冰川科学工作者，同时还必须具备优秀登山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思想品质。按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的话讲，冰川考察是勇敢者的事业。勇敢者除了具备勇敢者的思想品质和意志之外，必须具备勇敢者的强健的体魄、力量和毅力。

许多年轻朋友，尤其不少年轻的记者朋友总想从我口中听到我几十年来野外科学考察中的“辛苦”故事，或者说至少“苦中有乐”吧。可是我总是那样地令他们失望，因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在我的整个考察生涯中，我的的确确面临过和经历过在别人看来是很苦很累又很危险的事情，可是我当时的感觉真的不是很苦很累很危险。要是哪一年中无事可做，无冰川可上，没有了考察任务，我倒一定会感到很苦闷，很失望。我绝不是在虚饰自己。好比新疆维吾尔族小伙子阿迪利高空踩钢丝，在其他人的眼里那不是一件很苦很累又非常危险的职业吗？可是阿迪利本人却在那根与他自己心灵合拍的钢丝上来往自如，虽临高空却胜履平地。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青藏高原二万里》的科学探险考察的散文故事书，最近又有一本《冰迹》交付出版社，责任编辑就不无遗憾地说我并没有写出考察生涯中的苦、累、险来。我只是笑笑，未作任何解释和答复。我想，这一本文字中

目 录

易贡藏布江流域的冰川考察	(4)
老虎嘴遇险	(4)
美丽的易贡湖	(9)
天险栈桥路	(12)
在冰水河中,我们与两只大狗熊相遇.....	(18)
夜遇泥石流	(19)
漂亮的龙头拐杖	(21)
睡在危险的冰川裂缝上	(23)
冰跳蚤、冰蚯蚓和冰川“老鼠”	(26)
难忘的珠西冰川	(30)
在珠西沟冰川末端,与豺狼“擦肩而过”	(31)
水文站中的一个小插曲	(36)
在冰川上,与一群熊瞎子遭遇	(43)
终于拍摄到了白色巨龙般的大雪崩镜头	(46)
南迦巴瓦峰情思	(53)
神秘的“佛光”	(55)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57)
初识跃动冰川	(59)
“圣湖”那木拉错湖	(63)
绿的“旗树”和红的“航标”	(66)
去墨脱的途中	(67)
西藏的“西双版纳”	(68)
是野人在叫吗?	(70)



大峡谷冰川考察记

>>>> DA XIA GU BING CHUAN KAO CHA JI >>>>>>>>>>>>>>>>

在通向处女峰的道路上	(72)
险遇泥石流	(72)
大本营对话	(74)
通往一号营地的路上	(76)
准确的天气预报员	(77)
征服喇叭口,踏上乃彭峰	(79)
 独闯米堆冰川谷	(83)
从成都飞拉萨	(83)
乘长途汽车去八一镇	(86)
逗留在八一镇	(87)
与“杀手”同行	(90)
在波密县城——扎木镇	(94)
踏上了独闯米堆冰川谷之路	(100)
在米堆冰川末端上的观测仪器,运转正常	(103)
在连队,我当了一回义务摄影师	(107)
在波密后山发现了丰富的古冰川遗迹	(109)
“八一”前夕,再上米堆冰川谷	(111)
急流真情	(113)
终于满载而归	(119)
 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	(124)
又到拉萨	(124)
神奇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125)
松茸菌的故事	(127)
我的大峡谷朋友	(128)
临危受命,大峡谷多了个瀑布分队	(130)
翻越色齐拉	(133)
在迫龙乡场上	(135)
帕隆藏布大峡谷	(136)
无人区边的门中村	(140)
红豆情满大峡谷	(142)
走进大瀑布群	(147)

我们亲历大峡谷秘境

——谨以此书献给广大读者



张文敬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 研究员

引子

1975 年以来，笔者先后 14 次深入到大峡谷的许多藏布、弄巴、曲支的源头，越过雪线，领略那冰川雪原的无限风光。至今回忆起来，不少考察中的趣事、逸事、高兴事、痛苦事、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无不历历在目，仿佛仍可听见自己在攀援过程中那急促的呼吸声……



易贡藏布江流域的冰川考察

那是1975年的盛夏，当我们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冰川组完成了念青唐古拉山中段的嘉黎附近冰川考察和西段羊八井附近的冰川考察之后，挥师沿川藏公路东进，将进入大峡谷最重要的支流——帕隆藏布之二级支流易贡藏布江流域的若果冰川科学考察。

老虎嘴遇险

完成嘉黎附近的卡加冰川考察和羊八井附近的硫磺沟冰川考察后，解放牌大卡车将我们冰川组考察队员和考察装备“人货混装”先拉到拉萨自治区第三招待所队部休息了两天，便直奔林芝县的八一镇。

八一镇那时还是林芝县的一个区级镇，而当时林芝县则属于拉萨市的一个郊区。提起当年的拉萨市，有人说就面积而言恐怕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至少也是咱中国的城市之最。西至东经 $89^{\circ}45'$ ，东至东经 $96^{\circ}09'$ ，东西直线距离约700千米。辖区包括尼木、曲水、当雄、堆龙德庆、拉萨（市区）、林周、达孜、墨竹工卡、工布江达、林芝、米林、墨脱等12个县市。其中最为边远的郊县墨脱县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份，人背马驮是当地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一年中至少有六七个月大雪封山。市里要开会，最少一个月以前要发通知，否则只能会后听书面传达。墨脱县为沟通与外界的联系，分别在米林县的派区（现已改为派乡），波密县的扎木以及最近还在八一镇分别辟有几块“飞地”。“飞地”上建有墨脱县的办事处，办事处的摊子并不亚于县城所管辖的规模小，其中包括政府机关、学校、医院、贸易公司、商店、招待所、仓库和停车场。尤其仓库和停车场绝不可少，也绝不可小。因为全县每年所有的物资消耗品都在这些“飞地”上转运到墨脱。为此，国家还专门给不通公路的墨脱县配备了许多大小汽车。大车用于从内地拉运各类物资，小车便于接送县区到拉萨到内地开会、出差、休假、上学的干部、学生。他们先骑马或步行到“飞地”，然后换上小汽车。在中国，这大概也堪称一绝吧。

到了1986年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时，才将原属拉萨市所辖的东部各县工布江达、林芝、米林和墨脱加上从昌都地区划离出来的察隅县和波密县合在一起成立



了一个林芝地区，行署设在扩建的八一镇。

如今的林芝地区几乎包括所谓“西藏江南”的所有部分，除察隅县之外，其余各县实际在地貌单元上统属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也许将来的一天，林芝地区真可以改名为“大峡谷地区”呢，先行案录在此，以免后人难以考证是哪位多事之人最先提出将其改名为“大峡谷地区”的。

林芝地区地形十分复杂，地貌单元齐备，既有海拔 5000 米到 7000 米以上的冰峰雪岭，又有浓郁幽闭的热带、亚热带河谷季雨林海，气候植被垂直分布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完整的地区。在这里生长着从北半球热带北缘到寒带所有的植物林木生态群落和农作物，有中国的植物王国之称，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最理想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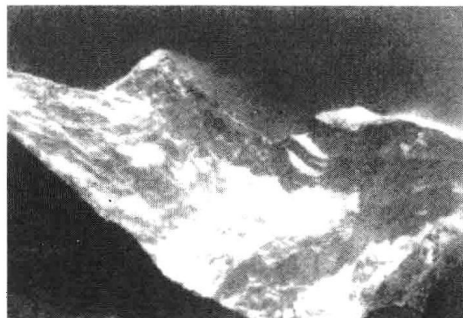
这里还有十分丰富且品位极高的配套旅游资源。

神秘而奇特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以其妙不可言的大拐弯套小拐弯的形态和举世少见的险峻和伟岸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探险家和旅游家跃跃欲试、竞相前往；隔江对峙的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犹如鹤立鸡群般地矗立在藏东南地区起伏绵延的群山之上，让人更联想起青藏高原横空出世、间断隆高的活证据；至于墨脱县长达 100 余米的藤网桥、米林县境内的新月形大沙丘、堪称植物活化石的林芝县巴结乡的巨柏林、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段河面上的浮洲丛林、波密县倾多沟内状如古帝王陵墓的第四纪古冰碛丘陵、岛岬错陈的然乌湖、念青唐古拉山下的易贡错、东久河谷中栈桥相连的老虎嘴，真可谓是处处是景、步步是景、转身是景、眨眼之间又是一景。还有那天然可人的红豆杉、总是喷发着清香味的木瓜林、野生的核桃林、黄浪浪的沙棘林、红艳艳的桃树林、绿莹莹的芭蕉林和香蕉林，真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留连忘返。更有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和家喻户晓的野人的传说又着实叫人神往。

可是，当你身临其境，尤其又有繁忙的考察任务在身时，除了局外人看似洒脱，听似愉快之外，其中的千难万险、千辛万苦也只有涉足者自己才体会得到。

大约是 7 月下旬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在林芝军分区补充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后，离开区招待所，准备翻越海拔 4800 米的色齐拉山口然后驱车前往通麦，行程大约三百来千米，大家信心十足地争取在易贡藏布流域的冰川考察中取得可喜的成果。

出门便上山，盘山公路两旁的翠竹、冷杉和云杉俯首依次向山下退去，各色杜鹃像五彩的云，像五色的海洋，更似



我们要求小李也下车，他说什么也不肯放弃岗位，脸上脖子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冒，又不停地流，沉着中不乏万分的紧张。只见他死死地将脚刹、手刹顶到最大位置，一边询问石头支垫的情况，一边和大家窗里对窗外地商量着救援的办法。这时公路两端已陆续开来了不少的汽车。只见一位从军车上跳下来的部队军官模样的人急步跨到我们面前，说在后面大约3千米处驻有一支舟桥部队，也许会有吊车吧。他话音刚落，我拔腿就跑，待到营地一看，果然有两台吊车停放在后边的空地上。当时正是下午一点过，部队正当午休时间，我向值班战士问明住址后，直冲负责首长的帐篷。由于跑得太急，一时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竟讲不清楚我的来意，好心的教导员一边劝我坐下慢慢讲，一边还给我泡茶点烟。抢险如救火，我一把拽住教导员的手就出了帐篷直冲吊车而去，教导员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转身对着另外一处帐篷高声命令吊车司机立即随着我们出发。正在这时，组长李吉均老师也气喘嘘嘘地跑了上来，手里还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红头文件呢他是担心部队首长不见文件不发车。这时吊车已经点火发动并开到了



我们的身旁，我拉着李老师飞身上车，连对部队首长一声谢谢的话都来不及说。

在我们求援的过程中，那位运输部队军官指挥着两头来车停靠在公路一侧，使吊车一路无阻地开到遇险现场，用一根粗钢丝绳套在我们的大卡车后部，只轻轻起吊便四轮离地，再转动了一下吊臂的方向，汽车后轮就稳稳地落到了公路路面的正中央。再看了看支垫的石头，两块已经被压得粉碎，估计再晚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司机在最后一瞬间可以跳车（司机坐位紧临江流一侧，安全跳车绝非易事！），车上所有的仪器、资料、图纸、装备、食品，还有价值几万元的汽车本身全都得掉进滚滚的急流中。

小李这才从驾驶室跳了出来。我们重新走到汽车倾斜的路边，弄清了事故发生的原因。

原来，这里就是川藏公路上著名的“老虎嘴”地段。这是紧临东久河的一处急行弯道，由于江面狭窄、路面不宽，当年筑路大军在临江的弯道边凌空架上了几根大圆木，彼此用大铁抓钉扣紧，然后再用铁丝箍牢以备保险和万一之用。谁知年久失修，铁丝松落，圆木木质朽腐，熟悉路况的驾乘人员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小李一路行来大概太过于放松了，竟在驶过弯道时未将车速减到必要的程度，结果汽车靠外侧的前轮从架空的圆木上压过后，后轮通过时正好与木头方向平行，待小李发现路面有些软沉的感觉时，事态已接近不可收拾的边缘了。生锈的抓钉松脱了，铁丝散断了，本来看似连为一个整体的三根木头在汽车的重压下彼此分离，致使汽车后侧一个轮胎彻底悬空，另一个轮胎则艰难地支撑在最里一根木头与公路边沿的联接处。当汽车后轮下沉倾斜的一刹那，小李感到大事不好，加大油门想凭借一种突起的冲力惯性将车硬开过去，但并未成功。情急中便来了个手脚并用的急刹车，终于将那可能出现危险的一幕定格在大家目瞪口呆的一瞬间。

一场有惊有险的灾难化解了。

就在我们的汽车压碎两块支垫石头、缓慢倾斜的时候，几位解放军部队驾驶员冒着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跳上汽车，硬是帮我们卸下了不少重要器材物资。他们说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损失，同时还能减轻汽车负荷，以延缓汽车倾斜速度好争取工程兵部队吊车救援的时间。

为了感谢现场人员对我们无私的关心和救助，李老师亲自取出两条在林芝军分区为我们特批特供的上海牌香烟，一条硬塞到吊车司机的驾驶室，另一条散发给大家，会抽不会抽人人有分。后来了解到，救援我们的大吊车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852 工程部队，那时专门负责川藏线然乌到东久一线的抢险维修工程。团部驻在松宗，这里是一个营的驻扎地，主要承担老虎嘴——就是我们汽车遇险处一带——附近几座桥梁的改建任务。听说后来他们调防回北京，首都最早的几座立



交桥便是他们的杰作，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可亲的部队，可亲的解放军，可亲的干部战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再一次向我们证实了他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他们真正是最可爱的人！

美丽的易贡湖

翻开中国分省的西藏地图，你会发现著名的高原长河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顶端汇入了一条大支流，这就是前文曾提到过的帕隆藏布江。帕隆藏布江向上游延伸到一个叫通麦的地方一分为二：向东的二级支流与主流同名仍称帕隆藏布；向西的一条便是我们冰川组即将前往考察的易贡藏布江。由于受念青唐古拉山北西西——南东东断层构造线的控制，这两条二级支流竟奇特地呈一条直线各自向相反方向展布，这也算是世界河流分布格局上的一大奇观！

经过老虎嘴那场阴阳交界处惊险的遭遇后，在离开通麦前往易贡的行进途中，司机小李显得格外小心谨慎，一夜之间成熟多了。一有狭窄转弯难行路段，坚持请大家下车步行通过，说万一再发生不测，首先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我心里说：老天爷，千万千万再不能出现第二次万一了！昨天晚上住在通麦汽车运输站，大家一夜都没怎么睡，只听见各人翻来覆去，尤其司机小李，躺在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老郑和小单不时地上厕所小解。牟老师不停地咳嗽，老唐直喊头疼，他们大概都是被烟味呛的，只有组长李吉均老师不动也不说话，他的责任太重了。说起来只是一个组长，可是这个组承担着整个青藏高原冰川专业的考察和研究任务呢！

为了顺利地驶进易贡，我们在险处步行时，跟着汽车跑前跑后，查看路基，搬石填坑，提醒哪儿可以通过，哪儿需要打方向盘，是左还是右。老唐却坚持坐在驾驶室，说这样可以稳定司机小李的情绪。

易贡藏布江吼声如雷，灰黄色的波涛铺天盖地地从谷地深处涌出，如喷如射，宽窄无定的乡间公路时而穿过冰水阶地上那浓密的云南马尾松林，时而依山傍水蜿蜒蛇行，不时可见结队成群的墨脱猕猴在林间跃来跳去，嬉戏玩耍；声不成调的红嘴八哥和虎皮大鹦鹉在空中飞来飞去，突然又扑落到地面

